

014039857

I247.7
1619

郭平 主编
孔德罡 副主编



构虚五集



北航

C1727244

江苏人民出版社

I247.7
1619

72888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构虚五集 / 郭平编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14-11333-7

I. ①构… II. ①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515 号

刻舟书系

书 名 构虚五集

著 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科基地班(2010 级)小说创作课
主 编	郭 平
副 主 编	孔德昱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陈 契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333-7
定 价	3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骆冬青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来，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组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

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如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幕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积淀，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师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序

郭 平

在国家文科基地班教了几年小说实践课，每班学生写出来的小说，都有令人欣喜之作。而这一班学生，又有特别让我难忘的表现，无论是文章还是平时的状况。最特别的，是他们特别快乐。

他们写作业，我也写，陆陆续续，共十二篇，将《在异乡》写完了，也算给他们递交一份作业。

写作，是漂泊还是栖止？是故乡还是异乡？

大概都一样，只要有爱，有梦，只要劳作，在哪儿都一样。

谢谢你们！

目 录

总序	1	骆冬青
序	1	郭 平
祷告诗	1	孔德罡
没有名字的村庄	73	尤 微
一个午后	91	陈诗雨
刷牙的正确方法	100	初 瑶
生栗	109	范小燕
末日	115	葛淳宇
晚茶香	120	洪昱珩
戚顾	130	华 箐
完美·畸形	143	惠佳俞
拓荒牛	162	贾宁波
一个大学生的早晨	168	蒋璆琳

门	186	李媛媛
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198	刘薇
成长	204	刘洵月
茧爱	214	毛燕靓
草房子	221	潘柳君
朋友	226	施文瑶
鹿角森林大街	245	王艺
星期八	253	王玉清
二爷爷	261	吴翠翠
盲鱼	270	徐枫(女)
三明治的天空之城	276	徐枫(男)
十月桂花香	281	许引泉
小王庄	294	印蕾
桃花尽处	306	张雯
说真话 说假话	313	钟晓璐
距离	317	仲丽萍
天鹅之死	326	周扬
沉默	345	黄晗艳
洞	351	张耘启
她们	362	陈娟
学生创作感言	381	

祷告诗

孔德罡

By brooks too board for leaping

The lightfoot boys are laid.

The rose-lipt girls are sleeping

In fields where roses fade.

——A. E. Houseman, *With Rue My Heart is Laden*

一 祷告

天上的父。

披上繁琐的黑色罩袍，点燃三位一体前的灯。圣水的搅动声；旋涡开教堂门外的吱哑，穹顶上的圣母彩像凝望天空。阴沉乌云的盛宴，坠落前粉身碎骨的狂欢。闪电的迟迟不来。急促的翻页声。

“我的孩子，你是来忏悔的吗？”

黑色的西服领，绸子凝结苍白的面庞。瘦弱，影子狭长地冲上尖顶，晃动左右和鲜红的领带。脚步静静，十字架上的铁索颤动，四周的长椅冰冷，如同黑森林布丁上厚结的硬霜。又的一步。闪电划过，神父的布道台震晃。脚步也戛然而停，神父后的十字，幽幽的

红光。

“天哪，你，孩子，为何穿上男子的衣饰？”西服袖口，一只纤细的手转下藏在发梢里的发髻，一道黑色的瀑布倾泻下来。“是的，父亲。我为我即将犯的罪而忏悔。”

“孩子，”的确是一位女子的脸庞，美得让人犯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天主在上面看着我们。”神父将冰冷的惊慌抚平。

女子睫毛轻轻抖动，“我找到了生我的父亲。”

“父亲？他离开了你？”

“二十一年前。”

“这么久？”

“不错。”

女子的声音幽静，意外的圣洁。“他杀了我的母亲，用绳索，暗自在她睡熟的时候。母亲死的那么安详，在梦里什么都已结束。”

“可，为什么？”光刺在神父惊异的脸上。

“不为什么。只是杀了，杀了。一点儿也不残忍。安详的处理了，纤纤巧巧，我只能记得，母亲苍白失血的脸庞。”

“你的脸色也是这样。”

“谢谢，见过我的都这么说。”

“可那时，你还在？二十年前，你现在找到他了？”神父的眼光迷离，慢慢听她诉说。“他不知道七岁的我在门外偷看。然后他走了，一去无踪，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想说的只是我找到了他。我不会听任他杀了母亲，与另外的女子一去不回。”

“这就是你即将犯的罪？”

“我要杀了他，不让他灵魂安宁。上帝会保佑我的。”

“不，孩子。天主不喜欢杀戮。”

“不，神父，我要听祷告诗，听完，我就走。”

雷雨瞬间而下，雨声动地而来，水散成环，放肆的暴雨，玉石相碎。神父打开布道台上的台灯，“天主在提醒你冷静。”

教堂一下子光明了。神父翻开福音书，一页页向右翻过，台灯的光映在神父略显惨白的脸上，将他黑袍下的灵魂映得透亮。

一声枪响，三声枪响，闪电划过，雷鸣在寂静的夜。神父的胸口，溅开了朵朵血花。在黑色中，那斑点乱滴的红。女子纤细的手紧握着枪柄，枪口乌黑的青烟。

“你好啊，父亲。”

二 理智(Elena)

叶芝说的对，这里不是属于老年人的国度。对你也一样，父亲。

席瓦尔(Savior)被称作救世之城。或许是，如果暴雨依旧这样肆虐，城市的霓虹依旧如此朦胧。灯光也掩不住一座城市没有支柱的精神；它救不了自己，空有一个声名，去等待他人拯救。

我叫艾林娜。请原谅我刚才在圣玛利亚大教堂里的冷漠与齿寒。只是，黑夜可以淹没复仇之焰，却难以阻断已经滴下的血。我来到这里，也将很快离去。

雨渐渐小了，而我本来也就不需要伞的保护。席瓦尔有太多的屋檐，太深的街巷，尖顶穿透乌云，大量流落于此的中世纪石制建筑；这里的所有都与外界大不相同。或许，在我离开之后，还会对这座城市有所留恋。因为它实在安静。黑夜仿佛是吸血鬼的领地，人没有资格插手干扰。凡事是有它们各自的轨道的。而现在，太多的建筑里，日夜笙歌。我记得祖母说过，人如果夺取了其他生物的时间，那么命中注定也必将偿还。

我无法走快，腰间的左轮手枪别在那里。而为了今天，我准备了太久。我跑遍能去的每一家服装店，定做最新款式的金属束腰。可正是它，与枪托不断摩擦，轻微的疼痛让我步履缓慢。也好，慢下来，有时间看看夜景。

身旁的歌剧院碍眼的巴洛克式。今晚上演，普契尼《图兰朵》。附庸风雅的人们，如同洛可可浮雕上绑住拉奥孔的蟒蛇，皮质粗粝而令人恐惧。剧院内似乎笑语琳琅，可大门紧闭，无力展开。好久没有看戏了呢。不过导师说，我现在不过是做戏而已。

导师。是啊，导师。圆月逐渐显出，反而更显寒冷。天啊，艾林娜，你知道你今晚做了什么。你乘着导师的汽车来，到教堂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可那是为母亲报仇。”我说。

“可那也轮不到你。”另一个我说。

可非我不可。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怀疑。在我那民风淳朴的家乡里，没有人会怀疑别人杀人。从小，家中的祖父祖母就告诉我，父母只是离开，等我长大了一定回来。只是等待的时间，需要我

向上帝祈祷，以求得更加短暂。

我知道他们骗我。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不敢相信罢了。到我十五岁时，我听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几个强盗闯进我家，杀死了我的父母。可这些都是谎言，真相我曾经亲眼看见，我的仇恨也应该由我自己洗雪。

我等了二十一年。只是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灭绝人性的人，会在这一座救世之城，做一名奉接上帝旨意的神父。上帝，你有眼睛吗？

我迈过圆石街道，没有路灯，只有方向，只有人指引。我要去朱利亚酒吧，那里会有人送我回去；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在这座徒有其表的救世之城。

席瓦尔将一如既往，记不住我。我只是忽然经过，用枪声宣告我已复活。

三 信任 (Lawrence)

“一杯烈火威士忌。”我回头告诉侍者。自从把艾林娜放下教堂，朱利亚酒吧的舞曲 CD 已经转了三个来回，都是些声嘶力竭的雷鬼。阴郁毫不可爱。

艾林娜没有带伞，不过暴雨幸好停了。倒是席瓦尔的道路多是圆石砖，怕也不会太快干透。我吸了一口冷掉的咖啡，笑了。

其实周围那帮朋克青年盯着我早就在笑了。他们已经灌下了

七箱啤酒，那个主唱还故意和酒吧功放里的雷鬼弹着反调。这个城市实在太过死气，就拿这帮朋克来说，坐在这里半天，灌下七箱啤酒，无能到玻璃还没砸下一块。

“先生，你的威士忌。”我接过杯子，推到座位对面。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艾林娜关心了？我居然会想她是否有危险，是否会淋雨，会滑倒。不可思议，明明我利用了她；这个纯真又愚蠢的女孩。我应该明白我只是利用她，她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

我叫劳伦斯，是艾林娜的导师。她被所谓的复仇蒙蔽住了双眼，给予我百分百的信任。她的精神，她的身体，都已经被我牢牢掌握。其实很明显，复仇不会来得这么快；复仇结束她就会离开我，对此，我似乎还真有些舍不得。

我看见玻璃窗外路灯的白光下闪出的黑影。她来了。对她这次执行任务穿的衣服，我倒有点兴趣。白色褶子衬衫，不打领带，纯黑鳄鱼皮西装，金属束腰。头发披下来了，沾水反射着亮光，胶灰皮靴。斗篷，胸口舞动的十字架。玻璃窗突然开始颤动起来，那帮朋克青年开始用鼓槌敲玻璃了。有点进步。

“导师。”艾林娜已经坐到了我的对面。头发湿漉漉的，刘海紧贴在苍白的额头上。“我该回家了。”

“几枪解决的？这是你的威士忌。”艾林娜焦急的眼神让我明白，此时一杯烈火威士忌绝对是个错误。“三枪，不过第一枪已经中了，我怕不稳妥，又补上的。”

“你知道这种子弹的价格。”我冷冰冰地说。“杀的又不是你的父亲，你没有必要再浪费两发子弹。”

我的咖啡杯已经见底，那边那个蠢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隔壁桌玻璃砸下来了。

“什么，他不是我的父亲？”艾林娜脸色煞白，望着我，浅紫色眼珠中落满难以置信的惊恐。“他不是？”

“不是。”

“那你为什么叫我杀他？”

“让你先练练手。”

“导师，你……”

“我必须稳妥，保证你有经验。”

“那也没有必要告诉我那个人是我的父亲！”艾林娜站了起来，狂暴地回过身，抓起倒在脚边的一把贝斯，向被砸破的玻璃窗扔去，穿过玻璃落在圆石街道上。

“冷静，艾林娜。你现在跟我走，老头子要见你。”我站了起来，盯着艾林娜的双眼。

“你把我当什么了？”艾林娜眼中闪耀着，嘴角颤抖，“杀手？受雇用的杀手？”

“兰斯大人会解决一切。走吧。”我甩下五十英镑，拿起伞，直接离席。“跟我上车，司机已经准备好了。”银黑色的雪佛兰车停在酒吧的对面。

艾林娜坐上后座，睫毛哭花了的眼线。“我连自己都在所不惜，而你。”

“我给你复仇的机会，这事是互惠的。”我用力关上车门，干笑一声。“开车，去玛利亚大教堂。”

四 正义 (Sherlocks)

帷幕拉开，序曲奏响，舞台瞬间盈满鲜艳的衣饰。

总之，略有扫兴。不是《费岱里奥》；侦探开场前一刻钟才知道自己买错了票。本来，侦探是想退票离场的。不过刚从堆积如山的卷宗中出来休憩，又不愿立刻回到警局去。无论是《费岱里奥》还是《图兰朵》，既来之则安之吧。

侦探是来休息的；没资格欣赏贝多芬的艰深，弄一出普契尼的清新也未尝不可。椅子柔软，舒服，让人再不愿站起来。宣叙调已经开始了，侦探却还没反应过来。这偏僻的D区30排，基本什么也听不见。

侦探仰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仰视穹顶。与剧院外部装饰偏巴洛克风格不同，穹顶的飞拱是哥特式的，还得算上环绕厅台的罗马柱，洛可可的浮雕。席瓦尔的歌剧院与巴黎歌剧院一样，也是一个风格折中的熔炉，与混搭拼贴一路货色。

唱得糟透了。就算是这里声音不大清晰，侦探都不忍卒听，索性闭上眼睛养神。侦探叫歇洛克斯，来自伦敦，加入警察队伍后只进过两次剧院，一次是环球莎士比亚剧院的《麦克白》，一次是跟风去女王剧院看的《歌剧魅影》，都被那些阴森鬼气和管风琴吓得不轻。不过侦探喜欢戏剧。侦探大学时主修法学，但却参加过学校话剧团的很多演出。